

哲学如何把握现实

——论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学派的扬弃与超越

文玉心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陕西 西安 710126)

【摘要】马克思主义现实观方向的研究与探索在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当中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研究意义。要客观地、系统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就要将追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渊源放在首位,因此对于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的研究与探索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事物的发展往往具有复杂性,在现实性视角下,围绕“现实”重回到青年黑格尔学派和青年马克思主义思想初步形成的激荡岁月中,鲍威尔、费尔巴哈等人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学派进行研究,针对《博士论文》、《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文对青年黑格尔学派重新理解和审视,探讨青年黑格尔学派是何以发展的,马克思是如何在经历错综复杂的思想变化后最终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以“现实”为线索,梳理早期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脉络,正确、客观地回顾马克思主义现实观形成过程和基本内涵,论证青年马克思时期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学派的思想交锋,马克思在青年黑格尔学派中吸收到了什么,又是如何迅速脱离青年黑格尔学派的思潮,站在青年黑格尔派的对立面中,实现对青年黑格尔学派的超越。

【关键词】青年黑格尔派;现实性;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现实观方向的研究与探索在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当中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研究意义。要客观地、系统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就要将追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渊源放在首位,因此对于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的研究与探索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以“现实”为线索,梳理早期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脉络,正确、客观地回顾马克思主义现实观形成过程和基本内涵,论证青年马克思时期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学派的思想交锋,马克思在青年黑格尔学派中吸收到了什么,又是如何迅速脱离青年黑格尔学派的思潮,站在青年黑格尔派的对立面中,实现对青年黑格尔学派的超越。

张蓬先生提出过在进行马克思哲学研究过程中应该具有从“学科意识”到“问题意识”的转向,“这种问题意识的指向是在“生存论”的概念框架内为马克思哲学中的“实践”、“历史”、“自然”、“异化”等思想找到合乎逻辑的解释路径。”^[1]对于马克思来说,在哲学意义上探讨如何把握现实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马克思的现实观是对黑格尔现实观的继承和超越,在通过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分析 and 劳动异化的社会本质探索后,马克思发现了思维与存在的差异性,从而打破了理论与实践形而上的统一,将现实从黑格尔所描述的绝对精神的理论王国中拯救出来,凸显了现实独立于思维之外。马克思视野中的现实是一个历史的、开放的存在过程。马克思吸收并改革了黑格尔的循环论证来把握现实,并批判地改造了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开创了世界观的新革命,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最终在哲学上成为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现实观的最终目的不是解释现实,而是改变现实。改变现实的途径不是理论批判,而是进行真正的社会革命。

一、现实合乎理性:黑格尔的现实论证

“什么是现实性?”“现实”(Wirklichkeit)经常被从经验实存的意义上来理解,与当下即是的存在等同起来,这只是日常生活意义上的“现实”概念,而非哲学意义上的“现实”概念。

黑格尔在《法哲学》的序言里曾提到一个著名命题:

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

理论上来说,黑格尔命题的提出是基于对康德的“应当”哲学的批判展开的,康德先验哲学的内在逻辑矛盾日益凸显,并且已经不能充分解释现实世界所呈现的新内容。黑格尔在此基础上迫切需要寻找新理论依据来处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黑格尔针对这种行驶,提出了与以往不同的现实观,其内容可以概括为理性与现实的调和、同一思维与存在的关系。

在解决这个理性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之前,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现象学的“面向事情本身”这一问题。什么是事情本身?对这一问题回答不同回答决定了不同哲学流派的哲学取向。黑格尔认为,面向事情本身就是指“这个事情就是意识的主体性”,他们认为“事情”就是人在“此在”状态下关于生存的意会,它受到意识主体性的影响,而非需要人们在现实生活真正实现的。从认识论层面来说,现实性就是事物发生的真实性,从行动结果上看产生了对应行动的效果,行动就具有现实性的判断依据在行动结果的呈现当中。因此确定事物的是否具有现实性,就要诉诸于其得以实现的可能性,所以现实必须上升到理性层面,从理性层面才能够确认现实的现实性。

“形式就是作为概念认识的那种理性,而内容是作为伦理现实和自然现实的实体性的本质的那种理性,两者的自觉同一就是哲学理念。”^[2]黑格尔将现实作为理性的显现,现实是作为偶然性的现存,现实的必然趋向是达到“理性”的状态。现实是理性的复归,理性是现实的标准。黑格尔将理性与现实进行重新规定,自称他所进行研究的哲学对象是理性,现实需要在诸多概念与逻辑中进行演进,最终趋向于理性。“达到自觉的理性与存在于事物中的理性的和解,亦即达到理性与现实的和解”。^[3]可见“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的这个命题的基本内涵是凡是合乎概念理性的东西必然能够外化为现实,达到概念与现实的统一。

二、现实合乎人性:青年黑格尔学派的突破与启蒙

1831年,黑格尔因病故世。对于黑格尔哲学的研究不同学派开始走向不同的归途,由于黑格尔哲学自身体系对于主体与实体存在着无法解决的内在矛盾,围绕着黑格尔宗教立场的争论愈加激烈。恩格斯曾这样评价道:“黑格尔的整个学说,如我们所看到的,为容纳各种极不相同的实践的党派观点留下了广阔的场所;而在当时的理论的德国,有实践意义的首先是两种东西:宗教和政治。”^[4]

以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学派面对黑格尔所留下来的思想遗产,以“自我意识”为主要方向进行哲学思辨,希望能够面对在社会活动被逐渐瓦解的思辨唯心主义另谋出路。施特劳斯与鲍威尔在宗教批判的形式下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性理解正是在于:前者抓住了黑格尔的“在抽象的普遍性的形式下表现自身的自我意识”,即实体,而后者则抓住了黑格尔的“抽象的、个别的自我意识”,即主体,老年黑格尔学派与青年黑格尔学派各自片面地发展了黑格尔哲学。然而现实与理性,个体性与普遍性是无法通过二元视角进行辩驳,不管是自我意识、理性、亦或是抽象主体,都应与外界社会结合才能得以实现,进而完成现实的复归。鲍威尔认为在旧约中教义不外是“绝对精神的自我意识”,普遍性真理只向犹太人传播。他认为在新约中,普遍性与单一性的矛盾得到了扬弃,因而新约是启示的更高形式。他在1840—1841年期间以黑格尔的自我意识为原则,对基督教的批判立场已经可以进行合理呈现。

但是正像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指出的那样,青年黑格尔哲学一直以来为没有解决的矛盾在于“抽象的、个别的自我意识”与“抽象的普遍性的形式下表现自身的自我意识”的矛盾。

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针对犹太人解放问题,鲍威尔等人认为犹太人问题是宗教问题,从政治上建立现代国家、废除宗教就可以彻底实现解放。但是从现实视角出发,鲍威尔等人只是抽象地谈论“人的解放”,将政治生活与人的现实生活等同起来,现实是现代国家仍然是宗教国家,宗教诉诸于现实生活,而真正的问题本质在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裂,人类的真正解放要在社会现实中解放。对宗教的批判转向了对世俗法和政治的批判成为历史服务的哲学迫切任务。在现实的国家制度中法和政治发挥着对人的异化作用,当人从神圣形象异化中解放出来之后又被非神圣形象异化了,而青年黑格尔学派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特殊情况。

青年黑格尔无论采取何种解决方式将哲学、神学、实体消融在“自我意识”当中,也不论他们如何把“人”从上述词句解放出来,在现实性视阈下,“人”的解放并没有真正前进一步,人仍然限制在抽象意义上的人。人获得真正的解放必须在“现实性”意义上实现,人只有在现实世界中并使用现实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现实世界”就是现实社会及其构成以及生活其中人的生活状况。

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在双重意义上承继了德国启蒙运动的传统:首先是通过黑格尔哲学与德国启蒙运动联结起来;其次,他们还直接回溯到启蒙运动,以启蒙运动所达到的最高成果为自己的出发点。青年黑格尔派作为启蒙运动路线的直接、间接继承者,也承担着类似与启蒙运动一般的角色,青年黑格尔派无论是在宗教史的研究方面,还是在宗教的本质及其社会作用的理解方面,都大大推进了德国启蒙运动的宗教批判成果。在理论上,他们把宗教问题还原为尘世问题,把上帝还原为人,从而开辟了研究现实中的人及其本质与历史发展的道路。这既是对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及其调和哲学与宗教的矛盾的反叛,又是对古希腊以及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复归和高扬;在实践上,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以及由此导致的直接政治批判,在德国和世界面前昭示了普鲁士专制的荒谬与无知,从自我意识到实践行动,青年黑格尔派高度弘扬费希特主体性哲学中蕴含着的创造性意蕴,先是对基督教而后进一步延伸到对政治、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批判”,构成这一学派实践行动的首要内容,这种“批判”体现着一直坚定、激进、

永不停滞、总在寻找贯彻的启蒙精神。它坚信,一种本质性的力量注定要实现,被遮蔽的东西注定要成为“现实”。在可能—现实的维度上理解“现实”范畴,不但具有亚里士多德的历史依据,从亚里士多德那里直接获得合法性的根据,而且带有新的血液与希望。

青年马克思正是意识到施特劳斯、鲍威尔等人在反对宗教思想桎梏和封建统治压迫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对人的生活状况的现实思考,于是投靠在青年黑格尔学派之中。1836年10月,马克思就读于柏林大学,在这个阶段他不断关注德国社会现状和人的生存境况,曾一度倾向于康德和费希特,但是马克思经过艰难的思考之后,青年马克思转向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转向主张现实与理性辩证统一的黑格尔主义。1837年,马克思加入博士俱乐部,其思想深受青年黑格尔学派的影响,在马克思这一思想转型时期,他由一个理想主义者逐渐转化成为一个现实主义者,在1937年与父亲的通信中写道:“如果说神先前是超脱尘世的,那现在已成为尘世当中。”^[5]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一直追寻的是现实生活的现实,这与黑格尔所认为的现实性的一种理念现实截然不同。这种思维目的的根本差异性导致了马克思在后续的哲学思辨中与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学派愈走愈远,直至马克思彻底摆脱桎梏青年黑格尔派发展的唯心主义因素,构建出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现实观。

三、结语:把握哲学之上的现实就是创造现实

“通过黑格尔,青年马克思显然是毫无意识地与构成犹太——基督教传统基础的救世思想连接在一起了。构成这种救世思想的框架有:通过一个特定的群体整体的得救的思想……无产阶级能够带来普遍拯救……”^[6]马克思通过运用青年黑格尔学派的宣传语言来证明无产阶级的关键作用,通过无产阶级的力量真正实现现实的解放。马克思努力从黑格尔学派与黑格尔辩证法当中吸取营养,通过马克思的思想折射出一个黑格尔,但是重要的是由青年黑格尔学派所造成的唯心主义迷雾是马克思为了达到某种“经验的”观点所必须驱散的。“不是原本的自然,而是作为主体的人构建起来的社会关系,才是最根本的、最具有价值和意义的“现实””^[7]就像刘森林提到的那样,人作为个体的主体性对象进行社会创造,才能形成真正的现实。

恰当的说,青年马克思关于现实的理解这是马克思现实观的出发点,马克思的现实观在《经济学手稿》《资本论》中得到进一步阐述和发挥,但是其核心是不变的:人在社会中如何把握现实及人类解放的可能性(通过无产阶级力不是原本的自然,而是作为主体的人构建起来的社会关系,才是最根本的、最具有价值和意义的“现实”量进行现实改造),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实现了对青年黑格尔学派的扬弃与超越,将人的作用复归于人本身,实现马克思自身的哲学转向。

参考文献:

- [1] 张蓬.当前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诸形态[J].天津社会科学,2006(3):14-17.
- [2] 黑格尔:《小逻辑》第43页.
- [3]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序言》第13页.
-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220页.
-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5页.
- [6] Wackenheim, La Faillite de la religion d'après Karl Marx (Paris, 1963) p. 200.
- [7] 刘森林.启蒙与“现实”的开启:青年黑格尔派的现实观[J].山东社会科学,2020,295(3):5-15.